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

三

蘇子知

解

PDG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後學麗水何鏗編校

郁離子

千里馬

郁離子之馬華得馱馱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冀華之山寔維帝之明都爰有緝羽之雛菴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展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
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
已鳴必有矣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
空穴而殷巖峴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
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鵲
譏之于王母之使曰是誰而竒其音不祥使鵲日逐之進幽
昌焉誰委羽于海濱鷗鷁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
內吾子之不爲幽昌而爲誰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為是
也吾意矣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鉞鏑者孰不有所
俟今弗慮也且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臾曰昔者太冥主
不周河洩于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憮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
冥怒以為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
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
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
皆水裂土隤于淵沮焉太冥逃客死于崑崙之墟其臣皆亡
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
子何為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為其然也
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執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

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沸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况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悔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章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是為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鳬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而不憂我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

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
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孽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為良而
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
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
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
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
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
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
云乎執言語云乎執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理諸土朞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

與鬼爭神則隱而卧其偶鬼弗知其誰為之也乃蠶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卧醺而起焉鬼見以為是卧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膳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䟽矣是故天

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王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異

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
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王芮季曰不
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
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于子子無以應之則將
曉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
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
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為其能知吉凶而
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寵而矜客至則群呀

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鳥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鴝止焉鳥群睨而附之如其類鴝入譟于宮王使射之鴝死鳥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異之北土純色者

為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與其厖為中乘居內廄以備乘
與之闕戎事用之異及濟河以北居外廄諸侯及王之公卿
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為散馬以遞傳服百役
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
年盜起內廄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
旆而走乃參以外廄二廄之士不相能內廄曰我乘輿之驂
服也外廄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
大臣皆右內廄既而與盜遇外廄先盜北內廄又先上以為
功於是外廄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廄先奔外廄視而
弗掠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

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有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墾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

其兼取者趨稍緩再葦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且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于上官其去也無以餽舟人皆笑以為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賔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恠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公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枉是衆工皆備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

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
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餼矣弗可
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
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
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脩權歸下隸賄
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闕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閫者曰瓠里
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舜且請言焉郁離
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為先生計哉瓠
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

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
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
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為哉徐市無
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
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于沙丘今之
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
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
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
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胠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胠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胠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于時為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